

志愿者老刘头

晴月

一

周口要创建全国卫生城了，今天来说说说老刘头的事儿。按说，这事儿和老刘头能挂上啥边呢？可老刘头在小区里种了几片儿菜，就种在他家房外的南窗下。

老刘头是七八年前老伴下世后，被女儿女婿接来我们小区的。老刘头就如他自己说的，是个典型的老实头。

老刘头的女儿女婿是搞服装批发的，又开着个零售店，整天忙得不着家。老刘头被女儿女婿接来，便负责接送上幼儿园的外孙；有时也洗洗衣服，扫扫打扫家里的卫生。老刘头在乡下就木讷、寡言，不善跟人打交道，住到城里几年基本就没跟小区里的人说过话、打过招呼。后来老刘头的外孙上学了，女儿女婿买了很不错的车，外孙早上和女儿女婿一起坐车出门，晚上和他们一起坐车回来，老刘头一大长天没事做，才偶尔走出家门和小区里的老人打声招呼、说说话。

“你这种菜，我还是第一次见，在哪买的种子？”“你这个菜长得真旺……”老刘头在乡下时，除了下地干活，唯一的爱好就是摆弄家院里的几块菜地。他在小区里转久了，见一楼住户十有八九门前都种了菜，便跟着种起来。

老刘头种菜格外的认真，格外的上心。他能把几小块地里的土，盘得跟面一样细；能在门口巴掌大的几小块地里，均匀地种出十好几种菜来；能把每一种菜都种得不长黄叶、不生虫；能把每一棵菜都打理得跟艺术品一样，形状优美，颜色光鲜亮丽。

老刘头自从有了门前的几小块地以后，每天除了出门遛遛弯，基本就守在菜地边。他时不时地拔拔草、整整枝；时不时地松松土、逮逮虫；时不时地也跟菜们唠唠嗑，说上几句心里话。他实在没啥可做，倒不如说是为了滋养单调的日子；他看着那些菜，就感觉那些菜也在看着他；他跟那些菜说话，就感觉那些菜也跟他絮叨着什么。老刘头种菜，与其说是为了吃，倒不如说是为了滋养单调的日子；或者说，他根本就把那一小片一小片的菜，当成了生活里的寄托和依赖。

老刘头并不是不知道小区不让种菜，也不是没听说让拔菜的通知老早就贴出来了。可让拔菜的通知一波接一波，都几年了，整个小区里的菜依然长得好好的，老刘头看整个小区都没拔，爱种菜的他自然也不拔。

因此，这天下午，老刘头坐在家门口，正看着菜们出神，一群身穿蓝制服、手拿铁锹的工作人员走过来对着他的菜就“动起了手”。老刘头就不能不震惊，也不能不震怒。

“嚓！嚓！嚓！”一会儿菜被铲倒一大片。老刘头脸上青一阵白一阵，憋了半天，终于憋出半句话来：“你们、你们这是——”

老刘头心里憋了一口气，他走进家躺在床上就打起嗝来。

晚上，女儿女婿带着孩子回来，一见房子里黑灯瞎火，老人没做饭躺在床上，便觉出不对劲来。

“爸，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”

“爸，你哪里不舒服，得告诉俺们，俺们也好带你去看。”

无论女儿女婿怎么问，老刘头就是不出声。

外孙见爸爸妈妈问半天，姥爷一直不出声，便凑到姥爷耳朵前小声问：“姥爷，是不是我做了啥事让你生气了？”

老刘头听外孙这么说，不由就打出一个长长的嗝来。

女儿便知他是心里堵住气了，就又问：“爸，你到底咋啦？是不是老丢你一人在家，你生气了？”

老刘头却杠杠地说：“不咋，心里不痛快，堵得慌！”

说完便侧身面朝里，不再做声。

“那爸，我们做好饭再叫你。”女婿说着便拽拽老婆，拉着儿子走出来。

后来女儿女婿做饭，到后窗下找小葱，见倒了一地的菜，这才知道老刘头不痛快的原因。

“种那点子菜，又不值几个钱，人家不让种，也不值当生气。”女儿就劝老刘头，“要是你觉得一个人在家没意思，就跟我一起去店里吧！”

老刘头没接女儿的话茬。第二天，他见女儿一家三口早早吃了饭出门了，就背着手走出来，一家接着一家地看过去。最初，他见对门老赵家的菜地里，不过铲倒了十多棵长得很高的茄棵，心里就不是滋味；再往前看，几家的菜也不过做样子般铲了几下，他心里的那股子气儿便顶上来。当他走到路口，身体顿时就僵在那里。

路口是和老刘头比着种菜的老杜家。老杜有个做大老板的儿子，不仅把老杜住人的屋里装修得令人羡慕，也把老杜不住人的门外一片空地圈成了个院子。老刘头看见，老杜家违章围起来的院子纹丝未动，院子里的菜更是连一根菜叶子都没动。

“唉——”老刘头不由长叹一口气。后来他又把整个小区每一栋楼挨着看了一遍，也都是做样子似的，拔了几把放在地边。只有他的菜不管大小被铲得一根不剩。

这一圈转下来，老刘头的心就像掉进了冰窟窿。半下午的时候，他就回到了乡下。

社区工作人员听说这事，当即就汇报给了社区领导。社区领导是个中年女性，瘦瘦的，她感觉是自己工作做得不到位，改天就亲自登门，向老刘头的女儿女婿进行了真诚的道歉，并仔细认真地给



资料图片

一个穿蓝制服的女孩柔声对老刘头说：“大爷，并不是我们想铲你的菜，是执行任务。小区里是不允许种菜的。”

老刘头背过脸，一双老眼蒙了灰尘似的，茫然而悲怆地望着不知去处的远方。

“整个小区里的菜都长得好好的，都没拔，我种的菜既不靠大门口，也不在最显眼的位置，你们为什么谁家的菜都不铲，偏偏铲我的呢？”他在心里说，浑身却在不自觉地颤抖。

二

另一个穿蓝制服的男孩见老刘头脸色不对，便说：“大爷，你听我给你解释……”

这会儿，老刘头的情绪却爆发了：“喂——这不是欺负我是乡下来的老实

头吗？”

他说着，一跺脚，转身就走进了家门。

三

其实，在老刘头女儿女婿的电话里，早就把社区领导的话告诉了老刘头。小区乱拉乱建、私自种菜等正是“创卫”工作必须解决的问题。那天，来小区铲老刘

帮他干点啥，日子倒也静谧。因此，每次女婿开车回来接他，他啥也不说，就是不跟他回去。他想，自己在乡下日子也过得不错，又何必进城受那憋屈。

可前两天女婿又打来电话说，该过年了，过两天店就关门了。这次不仅女婿来接他，女儿也来接他；不仅女儿来接他，外孙也要来接他；而且，女婿电话里还说，已瞅好一套带院子的新房，168 平方米，一楼最东头，让他回去看看，院子该咋设计，都种啥菜。老刘头心里就又闹腾起来。

他想，女儿女婿还真是把他当回事了，168 平方米，一楼最东头？院子可不小啊……老刘头正思虑纷乱地想着，口袋里的手机就叫唤起来。

“来电话啦！来电话啦！”老刘头这电话铃声是外孙给设计的，平时接的也就他一家三口的电话。

老刘头接通手机，就听见外孙在手机里喊姥爷，女婿在手机里喊爸，接着听见女儿说：“爸，我们来接你了。”

老刘头不接女儿的话茬，却问：“你们走到哪了？要是路过淮阳就买几样肉菜，给我你们炒几样自己种的素菜。你们再买点馍啥的。”

老刘头的村庄紧挨着四通镇，女婿听他安排赶紧说：“好好！你安排的，我们都买齐。”

女儿一家三口一到，老刘头就把自己炒的几个素菜摆上了，女儿又赶紧拿来几个盘子，摆上热热的烧饼夹羊肉、稀烂的道口烧鸡、还有几只邓城猪蹄……都是老刘头平常最爱的那口。

“姥爷，回市里住吧！你看俺爸俺妈怕你不回，把我都拉来了，说你不回市里，我就不能回去，我可是正上英语辅导班，还报名学画画呢！耽误一天可是少学好多，你看咋办吧！”

“是呀！爸，你看这乡村大过年的冷冷清清，你外孙也不愿在这过年呐！”女儿赶紧趁热打铁。

“爸，知道你爱种菜，这回选房子，我可是下了苦功夫，不但院子大，还朝阳，迎风，就等你回去看看满意不满意，我好交钱。”女婿更像上了讨好培训班，专挑老刘头称心话说。

老刘头扛不住一家三口的攻坚战，后来随女儿一家来到新买的房前看了，果然如女婿说的，处于小区最南边的最东头，朝阳迎风，不但阳光充沛，院子面积也比别家大很多。

老刘头看着心里如意，就催女婿：“要是手头不紧，等过完年就买下吧！”女婿赶紧说：“好好好。反正咱不差这钱。”

老刘头听了黧黑的老脸顿时就舒展开来，一双蒙尘似的老眼也慢慢亮堂起来。

这是后话。

当时，老刘头让一家几口坐下，自己去喊来老嫂子一家，大家在一起吃了饭，老刘头把菜棚里的菜尽数给女儿女婿采了几箱子，把钥匙交给老嫂子，这才随女儿一家子返程。

车开到淮阳，老刘头就眼前一亮，怎么说呢？过去路两旁的绿化带，老刘头不知咋形容，而现在的绿化带则让他感觉，就跟之前女儿女婿带他到苏州杭州旅游时看到的那样，整洁、清新又美丽。

车进周口市，老刘头更是感觉出一种不一样的清新，过去昏沉沉雾蒙蒙的天空变得湛蓝湛蓝，阳光明媚，路两边的花草整洁又新鲜；道路也显得宽广了，过去路上混乱的车辆和行人不见了，一条条街道都显得安静而井然有序。

车驶入小区，老刘头愣怔了好大一会。过去小区里横七竖八乱停的车、乱丢的旧家具、乱拉乱扯的电线晾衣绳、坑坑洼洼的路面全不见了。道路两边这一块那一块参差不齐的菜也不存在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色的草坪，麦苗似的，大冬天还绿油油的，显得新修的平整道路格外的宽敞，两边的香樟树也站直了许多似的，连楼房白色的墙都衬得新鲜了许多，就仿佛一个穿的还算干净的肥胖妇女，换了一身衣服，突然就风吹杨柳般清纯婀娜起来，虽然人没变，身材和气质却大变了。

“这种变化，是亘古未有的蜕变，是一种全新的峭壁式的突变，它颠覆了我们所有人的认知。这种变化，带给我们的是震撼和惊喜。”一路上，女婿都在给老刘头介绍这种变化。

他说：“这届市委、市政府领导班子很是不一样，市容的蝶变就是实证。”

他说：“你知道周口的天空，为什么这么湛蓝这么干净？马上你就看到了，路上有新式扫车、垃圾清运车、高压除雾霾车、新式洒水车，到冬天还有除雪车。市里下了狠功夫，川汇区硬刚执行，卫生设备也上去啦！”

女婿告诉老刘头，这些都是社区领导一次次来家里走访告诉他的。

其实，在老刘头女儿女婿的电话里，早就把社区领导的话告诉了老刘头。小区乱拉乱建、私自种菜等正是“创卫”工作必须解决的问题。那天，来小区铲老刘

头菜的，是“创卫”工作人员，人家并不是针对他，人家最早联系的是老杜的大老板儿子。让他说服他老爹，带头把自己圈的院子拆了，把菜拔了。结果老爷子听说后气得住进了医院，工作人员没办法，只得进小区亲自下手。靠大门口最近的两家，听说工作人员来到小区门外，便赶紧把自家种的菜三下五除二拔个精光，工作人员一进小区，自然就奔老刘头那片非常打眼却纹丝未动的菜地了。

女儿女婿还告诉老刘头，和他家对门的老赵家，还有这栋楼后面的住户，菜之所以不过铲了十多棵，是因为人家一见工作人员过来铲菜，就赶紧积极配合做出表态，在这两天一定拔完。而过后，人家也确实在两天内都拔干净了种的所有菜。其他楼的住户也一样。老杜种的菜，则是他那做大老板的儿子亲自拔的，包括院子也是他儿子亲自拆的。

之前，老刘头听女儿女婿讲这些，总觉得是安慰他，好让他不生气。回来亲眼一见，心里的震动可真不小。

老刘头回来后，整整在小区转了两天。他并不说一句话，只是一遍又一遍地转，一遍又一遍地看。两天转下来，从来没有主动喝过酒的他，竟有些激动地对女婿说：“咱喝上两盅！”

“爸，有啥事吗？”女婿赶紧问。

“那、那啥，过去我一直感觉咱这市里也没啥好玩好看的，现在我看，就光咱小区这样，你大娘来了也准说好看不行。”老刘头说，“我、我想趁年下，请你大娘，带着俩侄孙过来住两天，让他们也看看。”

女婿听了赶紧说：“中，中，你说啥时让他们来，我就开车回去接。”

接着又补充说：“爸，不仅咱小区值得看，你进小区时没在意，小区外那条多年拖着说治理一直未治理的污水河，也得到了脱胎换骨的改造。现在，河两边都规划成了公园，你没事去看看，已种了不少风景树、花草，还建了凉亭，铺了林荫小道，可比咱小区好看多了。而且明年咱周口的野生大型动物园也会建成，有你和俺大娘看的。”

“就这半年多时间，能发生这么大变化吗？”老刘头伸长脖子问。

可还没过年，新冠疫情就爆发了，一时全民戒备，封村封城。大概因为回城所见给了老刘头太大的触动，疫情爆发，社区相关方面通知，为保证生命安全，没有必办之事，尽可能不要走出小区；走出家门前请戴好口罩，老人最好在家里呆着不要出门。老刘头便老老实实、没有半点意见地守在家里。

老刘头守在家里并不急，那些天电视上、手机里，包括女儿家一家三口，凡是听到的声音，几乎都在谈论疫情。老刘头虽然从不说什么，却也支棱起耳朵听着。他时不时总要走向阳台，看看小区里的动静。

每天，他都会看到几个穿着防护制服的工作人员，在院子里擦拭垃圾桶、喷消毒液；每天他都能远远地看到，大门口那里除了门卫，还有三四个戴着口罩的人在在那里值班，排查每个进小区人员有无感染迹象，为他们登记、消毒、测量体温等。

有一天，老刘头看见我们单元楼上的老赵，口罩戴得严严的，在大门口附近溜达，便赶紧拉开窗户向他招手。

“门口咋恁多人？”

“是住在咱小区里的一个局长带领小区的党员干部，轮流在小区门口值班呢！”老赵背着手走过来说。

“咱不大点个小区还有局长住在里边儿？”老刘头有些不信。

老赵一抬下颚指向大门外说：“那不是，现在坐在大门外值班的，就是那个局长。要知道在咱们国家，灾难来了，向来都是领导先上，党员干部先上。”

“哦——”老刘头便不再问什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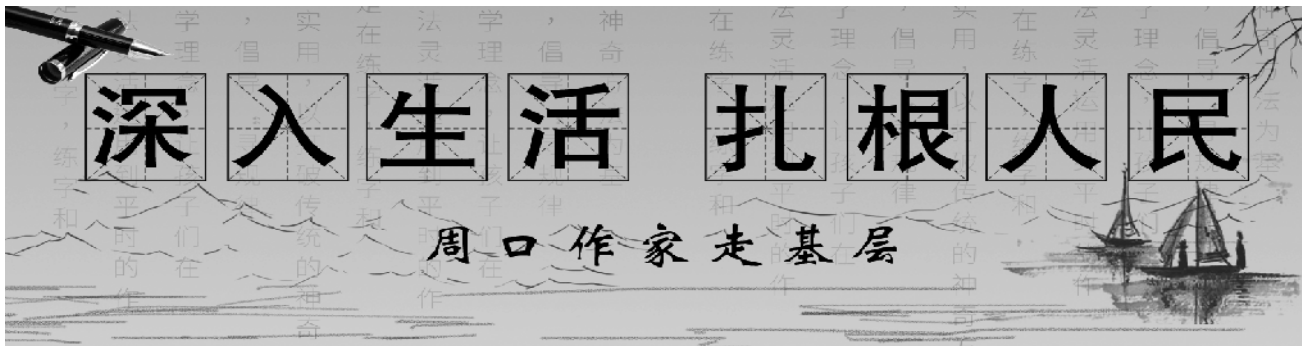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天，当老刘头看到穿着防护制服，给他家大门外不远的那个垃圾桶喷消毒液的，是个和他年岁差不多大的老头时，他心里一冲动，就戴着口罩冲了出去。

他问人家：“还有多余的防护制服吗？”

“是有是有，都是让为小区消毒防疫的人员用的。”穿着防护服背着喷雾器的老人说。

老刘头说：“你不是咱小区的吗？以前经常见面，你一定是个老党员，我见你恁大年纪都出来为小区防疫做事，我也想参加一个，做点力所能及的贡献。”

从这天起，老刘头便穿上了志愿者防护服，每天在小区里忙活着擦拭垃圾桶、喷雾消毒、打扫卫生。



资料图片



资料图片

女儿女婿很是惊讶，问他：“爸，你这是咋了？”

老刘头赶紧解释：“那防护服防护的可严密了，我决不会传染上病毒，而且工作前和工作后，都要进行好几次洗手等消毒，也决不会把病菌带回家。”

女婿赶紧说：“这些我们都知道，我们问你这是咋了，是不是整天呆在家里出不了门，急得了？”

老刘头笑着说：“没咋，就是觉得出去添把手，干着心里痛快！”

就因为这心里痛快，后来疫情结束，小区里有个清洁工家里有事不干了，老刘头就接替人家干起来。老刘头做清洁工，就如他种菜，不仅会把垃圾桶擦拭得干干净净；把该消毒的地方一遍又一遍地消毒；把小区边边角角都打扫得一尘不染，还会关心小区里的一棵树、一片草，或从树上掉下来的一只鸟。他干这些时，总喜欢仰头看看头顶的一片蓝天。他见花坛里的一棵树死了，就悄悄花钱买了一棵种上；他见哪块草坪坏了，就赶紧移植一块补上；有时，谁家有事叫他，他也会乐呵呵地去帮忙。这样的時候，老刘头的一双满是皱纹的老眼就像两盏明亮的灯。

当然疫情结束，老刘头也没忘记让女婿接老嫂子和两个侄孙子来住几天，到处转转。那天女婿把大娘和两个侄子接来接来，老刘头先带他们在小区和小区外的临河小道转了一圈，第二天才和女婿一家去别处转。每天转回来，老刘头见了小区的熟人就要感慨一番。

“哎呀，周口那野生动物园真不赖，又能游玩又能看动物，我看跟电视上那个啥大型动物园，还有个吉尼斯乐园好有一比。旁边的森林公园有个梅园，梅花开的季节看梅花太好了啦！”

“哎呀！原来周口沙颍河风景区有那么多景点，啥四季花海、长龙卧波；啥货运老码头、民俗长廊；啥渔鼓道情、清风竹影，哎呀，我看比女婿女儿原来带我去的人间天堂苏州杭州景点还多呢！”

老刘头一感慨，就喜欢拿他去过的苏州杭州做比较。

“哎呀，原来离家门口不远还新建了个铁路公园，我看街头游园也不少……新市委、市政府门前的十几亩大草坪也是咱周口的一道风景线，有放风筝的，有散步的，有专门晒日光浴的，有各种各样的游戏，还有各色各样的小吃，没事你们也带孩子去那里转转去，我看那可热闹啦！”

几天转下来，老刘头长满皱纹的脸都舒展了，他不但变得爱说爱笑了，在工作上也可能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变化。每当他拿起扫帚打扫卫生时，总是喜欢抬头看看头顶上的一片蓝天，他挥动每一扫帚都很轻很轻，尽量不扬起灰尘。他见小孩乱扔垃圾，或有人把垃圾扔在垃圾桶外面，便笑眯眯地走过去，温和地对人家说：“为了头顶这片蓝天，咱得爱护家园、爱护环境。”

而且，送走老嫂子和两个侄孙后，老刘头还添了个新习惯，每天晚饭后出门转一两个小时。老刘头晚饭后出门转，和其他老年人晚饭后出门转并不是一回事。其他老年人晚饭后出门转，不过是为了散步、消食或锻炼身体，往往走的都是相同的路线。老刘头出门转则是为了把整个中心城区都看一遍。他每天都会换一个新的方向，去一个新的去处，有时还会开上原来送外孙用的电动三轮车。

这样一阵子转下来，老刘头见了小区熟人又开口了。

他说：“这次咱周口创建国家卫生城市，准能成功！”

有人跟他开玩笑：“你咋知道？你北

京有人啊？”

“你别小瞧我。”老刘头笑着说，“我虽是乡下来的，啥都不懂，可我会用眼看呐！”

那人问老刘头：“你看到了什么？”

“我看到了咱周口的天空比苏州杭州那边还湛蓝、还干净；我看到了过去的脏乱差排污现象，确实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解决。”老刘头说，“我虽然不认识几个字，可我的眼可以感受到她的干净整洁。”

老刘头说这话时，已经加入社区创卫志愿者队伍多时。他不但协助社区工作人员在小区宣传爱国卫生、创卫的重要意义，倡导群众保持社交距离、勤于洗手、分餐公筷、革除饮食陋习、科学健身、控烟限酒等新风尚，还和创卫志愿者队伍一起到街上清理过墙上的小广告，捡拾过绿化带、花圃里的烟头、废纸片、塑料袋等。在参加创卫志愿者在附近文化广场搞的活动中，老刘头还走到了高台上喇叭前，他不会说普通话，他用纯朴的乡音颤抖着说：“我老刘头觉着，创建卫生城市是为咱们老百姓办好事，办实事，尤其这次疫情，让我认识到创建整洁的城市环境，是我们健康的保障。因此我要说，为了头上这片蓝天，我们每个人要从自己做起，讲究卫生，保护环境，热爱我们的家园！”

老刘头站在高台上讲话的事，正好被我们小区里一群到那里散步的大爷大娘看见，这群大爷大娘就议论开了。

“哎呀，老刘头这人大变样了，真是大变样了！”

“可不咋的，从前连门都不出，现在竟然站在高台上讲话啦！”

2021 年，1 月 14 日，一个喜大普奔的消息传来，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公开发布 2018—2020 周期国家卫生城市（区）命名名单，全国共 120 个城市（区）入选，周口榜上有名，被全国爱卫会授予 2018—2020 周期“国家卫生城市”。记者从河南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，2020 年河南省环境空气质量改善成效之大前所未有，PM2.5 等指标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。其中周口市在全国 337 个城市优良天数中，优良增幅天数有 59 天，获得全国第十的好成绩。

那天，当女婿把这个消息告诉老刘头，老刘头就跟自己中了状元一样，他拿着手机就冲了出去。

“看啊，咱周口创卫成功啦！咱周口，全国第十！第十！”他见了熟人就说，一双满是皱纹的老眼就像刚沐浴过春雨一般，闪烁着湿润湿润的喜悦。

有意思的是，2020 年已过去，2021 年也已经进入 2 月，老刘头的女婿却一直没提为新房交钱搬家的事儿。老刘头也不知是忙忘了，还是装糊涂，一年下来又新年，他一次也没追问过这事。

后记：周口是伏羲故都、老子故里，素有“华夏先驱、九州圣迹”美誉；周口历史悠久，文化厚重，民风淳朴，自古以来就有一股不服输的精神。周口从来就没有放松前进的脚步，告别过去的脏乱差污堵，是历史的必然，是发展的必然，更是新时代周口人梦寐以求的必然。而这种巨变，让老刘头和许多像老刘头这样的百姓，不仅看进了眼里，也看进了心里，并发生了巨变；或者说让他们改变了对许多事的看法，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件事情。

作者简介：晴月，原名董凤，河南省作协会员。已出版长篇小说《泪流成河》《相伴》等四部，中短篇小说被《天津文学》《海外文摘》《鸭绿江》《当代小说》等几十家报刊发表或转载。